



THE WINTER'S TALE

The Most Beautiful
Selections of
Shakespeare's Plays

冬❖天的❖故❖事

最❖美❖莎❖翁❖经❖典❖剧❖作❖集

〔英〕莎士比亚……著 朱生豪……译

W
William
Shakespeare
S



未讀
Unread

文艺家

W S

William
Shakespeare

THE WINTER'S TALE

The Most Beautiful
Selections of
Shakespeare's Plays



最 * 美 * 莎 * 翁 * 经 * 典 * 剧 * 作 * 选 * 集

冬 * 天 * 的 * 故 * 事

[英]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天的故事 / (英) 莎士比亚著; 朱生豪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5

(最美莎翁经典剧作集)

ISBN 978-7-5502-6577-6

I. ①冬… II. ①莎… ②朱… III. ①传奇剧(话剧)—剧本—英国—中世纪 IV. ①I561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0955号



文艺家



关注未读好书

最美莎翁经典剧作集·冬天的故事

作者: [英] 莎士比亚

译者: 朱生豪

出品人: 唐学雷

策划: 联合天际

特约编辑: 陈胜伟 张黎明

责任编辑: 李伟 刘凯

封面装帧: typod

内文设计: 黄莹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69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5.25印张 0.25插页

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6577-6

定价: 32.00元

联合天际Club
官方直销平台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(010) 82060201

Act_1

第一
幕

第 一 场

西西里。里昂提斯宫中的前厅

| 卡密罗及阿契达摩斯上

阿契达摩斯 卡密罗，要是您有机会到波希米亚来，也像我这回陪驾来到贵处一样，我已经说过，您一定可以瞧出我们的波希米亚跟你们的西西里有很大的不同。

卡密罗 我想明年夏天西西里王打算答访波希米亚。

阿契达摩斯 我们的简陋的款待虽然不免贻笑，可是我们会用热情来表示我们的诚意；因为说老实话——

卡密罗 请您——

阿契达摩斯 真的，我并不是随口说说。我们不能像这样盛大——用这种珍奇的——我简直说不出来。

可是我们会给你们喝醉人的酒，好让你们感觉不到我们的简陋；虽然得不到你们的夸奖，至少也不会惹你们见怪。

卡密罗 您太言重了。

阿契达摩斯 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从心里说出来的老实话。

卡密罗 西西里对于波希米亚的情谊，是怎么也不能完全表示出来的。两位陛下从小便在一起受教育；他们彼此间的感情本来非常深切，无怪现在这么要好。自从他们长大之后，地位和政治上的必要使他们不能再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仍旧交换着礼物、书信和友谊的使节，代替着当面的晤对。虽然隔离，却似乎朝夕共处；远隔重洋，却似乎携手相亲；一在天南，一在地北，却似乎可以互相拥抱。但愿上天继续着他们的友谊！

阿契达摩斯 我想世间没有什么阴谋或意外的事故可以改变他们的心，你们那位小王子迈密勒斯真是一位福星，他是我眼中所见到的最有希望的少年。

卡密罗 我很同意你对于他的期望。他是个了不得的孩子，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慕。在他没有诞生以前便已经扶杖而行的老人，也在希望着能够

活到看见他长大成人的一天。

阿契达摩斯 否则他们便会甘心死去吗？

卡密罗 是的，要是此外没有必须活下去的理由。

阿契达摩斯 要是王上没有儿子，他们会希望扶着拐杖活下去看到他有个孩子的。

| 同下

第 二 场

同前。宫中大厅

| 里昂提斯、波力克希尼斯、赫米

温妮、迈密勒斯、卡密罗及侍从等上

波力克希尼斯 自从我抛开政务、辞别我的御座之后，牧人日历中如水的明月已经盈亏了九度。再长一倍的时间也会载满了我的感谢，我的王兄；可是现在我必须负着永远不能报答的恩情而告别了。像一个置身在富丽之处的微贱之徒，我再在以前已经说过的千万次道谢之上加上一句：“谢谢！”

里昂提斯 且慢道谢，等您去的时候再说吧。

波力克希尼斯 王兄，那就是明天了。我在担心着当我不在的

时候，也许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；——但愿平安无事，不要让我的疑惧果成事实！而且，我住的时间已经长得叫您生厌了。

里昂提斯 王兄，您别瞧我不中用，以为我一下子就会不耐烦起来的。

波力克希尼斯 不再耽搁下去了。

里昂提斯 再住一个星期吧。

波力克希尼斯 真的，明天就要去了。

里昂提斯 那么我们把时间折半平分；这您可不能反对了。

波力克希尼斯 请您不要这样勉强我。世上没有人，绝对没有人能像您那样说动我；要是您的请求对于您确实是必要，那么即使我有必须拒绝的理由，我也会遵命住下。可是我的事情逼着我回去，您要是拦住我，虽说出于好意，却像是给我一种惩罚。同时我耽搁在这儿，又要累您麻烦。免得两面不讨好，王兄，我们还是分手了吧。

里昂提斯 你变成结舌了吗，我的王后？你说句话儿。

赫米温妮 我在想，陛下，等您逼得他发誓决不耽搁的时候再开口。陛下的言辞太冷淡了些。您应当对他说您相信波希米亚一切都平安，这可以用过去的日子来证明的。这样对他说了之后，

他就无可借口了。

里昂提斯 说得好，赫米温妮。

赫米温妮 要是说他渴想见他的儿子，那倒是一个有力的理由；他要是这样说，便可以放他去；他要是这样发誓，就可以不必耽搁，我们会用纺线杆子把他打走的。[向波力克希尼斯]可是这不是您的理由，因此我敢再向陛下告借一个星期；等您在波希米亚接待我的王爷的时候，我可以允许他比约定告辞的日子迟一个月回来。——可是说老实话，里昂提斯，我的爱你一分一秒都不下于无论哪位老爷的太太哩。——您答应住下来吗？

波力克希尼斯 不，王嫂。

赫米温妮 您一定不答应住下来吗？

波力克希尼斯 我真的不能耽搁了。

赫米温妮 真的！您用这种话来轻轻地拒绝我；可是即使您发下漫天大誓，我仍旧要说：“陛下，您不准去。”真的，您不能去；女人嘴里说一句“真的”，也跟王爷们嘴里说的“真的”一样有力呢。您仍旧要去吗？一定要我把您像囚犯一样拘禁起来，而不像贵宾一样款留着吗？

您宁愿用赎金代替道谢而脱身回去吗？您怎么说？我的囚犯呢，还是我的贵宾？凭着您那句可怕的“真的”，您必须在两者之间选取其一。

波力克希尼斯 那么，王嫂，我还是做您的宾客吧；做您的囚犯是说我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那我是断断不敢的。

赫米温妮 那么我也不是您的狱卒，而是您的殷勤的主妇了。来，我要问问您，我的王爷跟您两人小时候喜欢玩些什么把戏；那时你们一定是很有趣的哥儿吧？

波力克希尼斯 王嫂，我们那时是两个不知道有将来的孩子，以为明天就跟今天一样，永远是个孩子。

赫米温妮 我的王爷不是比您更喜欢开玩笑吗？

波力克希尼斯 我们就像是在阳光中欢跃的一对孪生的羔羊，彼此交换着咩咩的叫唤。我们各以一片天真相待，不懂得做恶事，也不曾梦想到世间会有恶人。要是我们继续过那种生活，要是我们的脆弱的心灵从不曾被激烈的情欲所激动，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向上天说，人类所继承下来的罪恶，我们是无分的。

赫米温妮 照这样说来，我知道你们以后曾经犯过罪了。
波力克希尼斯 啊！我的圣洁的娘娘！此后我们便受到了诱惑；因为在那些乳臭未干的日子，我的妻子还是一个女孩子，您的美妙的姿容也还不曾映进我的少年游侣的眼中。

赫米温妮 哎哟！您别说下去了，也许您要说您的娘娘跟我都是魔鬼哩。可是您说下去也不妨；我们可以担承陷害你们的罪名，只要你们跟我们犯罪是第一次，只要你们继续跟我们犯罪，而不去跟别人犯罪。

里昂提斯 他有没有答应？

赫米温妮 他愿意住下来了，陛下。

里昂提斯 我请他，他却不肯。赫米温妮，我的亲爱的，你的三寸舌建了空前的奇功了。

赫米温妮 空前的吗？

里昂提斯 除了还有一次之外，可以说是空前的。

赫米温妮 什么！我的舌头曾经立过两次奇功吗？以前的那次是在什么时候？请你告诉我；把我夸奖得心花怒放，高兴得像一头养肥了的家畜似的。一件功劳要是默默无闻，可以消沉了以后再做一千件的兴致；褒奖便是我们的酬报。

一回的鞭策还不曾使马儿走过一亩地，温柔的一吻早已使它驰过百里。言归正传：我刚才的功劳是劝他住下；以前的那件呢？要是我不曾听错，那么它还有一个大姊姊哩；我希望她有一个高雅的名字！可是那一回我说出好话来是在什么时候？告诉我吧！我急于要知道呢。

里昂提斯 那就是当三个月难堪的时间终于黯然消逝，我毕竟使你伸出你的白白的手来，答应委身于我的那时候；你说：“我永远是你的了。”

赫米温妮 那真是一句好话。你们瞧，我已经说过两回好话了；一次我永久得到了一位君王，一次我暂时留住了一位朋友。[伸手给波力克希尼斯]

里昂提斯 [旁白]太热了！太热了！朋友交得太亲密了，难免发生情欲上的纠纷。我的心在跳着；可不是因为欢喜；不是欢喜。这种招待客人的样子也许是很纯洁的，不过因为诚恳、因为慷慨、因为一片真心而忘怀了形迹，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；我承认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可是手捏着手，指头碰着指头，像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；脸上装着不自然的笑容，

好像对着镜子似的；又叹起气来，好像一头鹿临死前的喘息：嘿！那种招待我可不喜欢；就是我的额角也不愿意长什么东西出来呢。——迈密勒斯，你是我的孩子吗？

迈密勒斯 是的，好爸爸。

里昂提斯 哈哈，真是我的好小子。怎么！把你的鼻子弄脏了吗？人家说他活像我的样子。来，司令官，我们一定要齐齐整整；不是齐齐整整，是干干净净，司令官；可是公牛、母牛和小牛，人家也会说它们齐齐整整。——还在弄他的手心！——喂喂，你这顽皮的小牛！你是我的小牛吗？

迈密勒斯 是的，要是您愿意，爸爸。

里昂提斯 你要是有一头蓬松的头发，再出了一对像我这样的角儿，那就完全像我了。可是人家说我们简直像两个蛋一样相像：女人们这样说，她们是什么都说得出来的；可是即使她们像染坏了的黑布一样坏，像风像水一样轻浮不定，像骗子在赌钱时用的骰子一样不可捉摸，然而说这孩子像我却总是一句真话。来，哥儿，用你那蔚蓝的眼睛望着我。可爱

的坏东西！最亲爱的！我的肉！你的娘会不会？——也许有这种事吗？——爱情！你深入一切事物的中心；你会把不存在的事实变成可能，而和梦境互相沟通；——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——你能和伪妄合作，和空虚联络，难道便不会和实体发生关系吗？这种事情已经无忌惮地发生了，我已经看了出来，使我痛心疾首。

波力克希尼斯 西西里在说些什么？

赫米温妮 他好像有些烦躁。

波力克希尼斯 喂，王兄！怎么啦？你觉得怎样，王兄？

赫米温妮 您似乎头脑昏乱；想到了什么心事啦，陛下？

里昂提斯 不，真的没有什么。有时人类的至情会使人做出痴态来，叫心硬的人看着取笑！瞧我这孩子脸上的线条，我觉得好像恢复到二十三年之前，看见我自己不穿裤子，罩着一件绿天鹅绒的外衣，我的短剑套在鞘子里，因恐它伤了它的主人，如同一般装饰品一样，证明它是太危险的；我觉得那时的我多么像这个小东西，这位小爷爷。——我的好朋友，你愿意让人家欺骗你吗？